

何燕泉註陶靖節集序

察奉

命而南稍携載籍或曰燕泉公在遂止比至昆明獲
接談論閎博河懸浩乎莫知其所止日聞所未聞
已而察西觀金滄使至開城則註陶詩也繼簡曰
其於是編嘗訓詁已子其茲諸察不佞何足以知
之雖然嘗聞之詩源於虞夏而於風雅風雅之變
流而溢矣剛後無作可尚頗自騷選歷唐音作者
無慮數百遇景得情取妍於物字琢而巧句鍊而
精體裁格韻殊尚異趨各以其所能鳴迄于今不

竭益繼其間高視遠步凌轢諸家有聲殷殷摩鳧
宇宙則李杜陶柳輩數人而已夷考之長庚天才
似未易及柳州雄深亦若可取然視少陵之沉著
痛快自當避舍抑豈能冲淡蕭散與彭澤比哉蓋
杜與陶雖不同道要其忠愛之誠皆淳蓄有素則
摠發形容之際宜非敖放比周者可同年語也是
故後之推重而願學焉者往往於杜陶乎加之意
有由然矣夫琳琅流落太山毫芒前輩嘗嘆之奮
乎千載之上使千載之下尚知誦而興起是豈
偶然之故哉意其所得於真賦者固已不凡而所

何燕泉註陶靖節集序

予幼時先人愛陶詩時命誦又若有得於其人也
竊好愛之年十七鄉族強以事科舉此意遂泯泯而
終不能忘也暨官京師事異已雖時或知慕然慕則
愧愧則置不復觀而意亦荒矣迨南還而家傳本已
失蓋勝國時刻也始取近所得本讀之讀彌久愧彌
甚愧彌甚悔彌切而終不能忘也則置愧悔而諷誦
之以暢情宣鬱而至詠荆軻篇忽不覺激罔矣然猶
以編次或雜未撫未周爲恨日燕泉先生來撫填以
所注陶集見寄集仍十卷而編次

檢矣采摭則博洽而有據矣評議則折衷而有斷矣
事蹟則精覈而有乎矣註釋音訓之外早正之而探
極旨歸於言外者又卓卓也此豈無深意於其間而
苟焉以就者夫晦翁於六籍有不暇及而懇懇楚辭
之法以是而闕何可謂之無深意也亡其弟欲學詩
者率是以造平淡高遠乎亡其弟欲發其學之精博
以光陶而名世乎亡其感時救弊欲使讀者因詩以
真知其人得其心而懸解於弊利乎皆未可知也然
揆以孟子亟稱於夷惠之道則公用意之深亦或可
識矣正德庚辰八月之閏八日南園張志淳甫書

纂於端莊靜一以自全其天者尤有非人所得而
與知者矣不然何作者如彼其衆而美愛以傳久
而彌彰者僅如此也註杜者不一而虞單較著近
有子開杜氏稍復發揮陶註亦頗多然其間缺誤
不少至于公始克大備云祭讀通鑑綱目見陶之
卒也紫陽夫子特筆起義不曰宋徵士而曰晉徵
士竊幸其出處大節至此始堂堂於後世今覽茲
註又益得以挹其意味興寄之高遠而允當時身
外浮蹤舉不足為之軒輊矣然則君子於身心倫
理之大可不特立獨行以自振拔乎曰海內盜起

南中尤號邊夷公方撫綏是亟而且不廢文事其所養可知已君子曰不降其志靖節以之聞發幽秘燕泉有馬海虞後學陳察原習拜書



陶靖節集目錄

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 并序

時運 并序

榮木 并序

贈長沙公 并序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 并序

勸農

命子

歸鳥

卷之二

詩五言

形贈影 并序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閒居 并序

歸園田居 六首

問來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余川并序

遊周祖謝三郎乞食

遊周家墓相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 并序

贈羊長史 并序 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使都經錢溪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巽田舍穫

飲酒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并序 蜡 四時

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雜詩十一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疎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挽歌辭二首 聯句

卷之五

賦 辭

感士不遇賦 閑情賦 歸去來兮辭

卷之六

傳 贊

五柳先生傳并贊 孟府君傳并贊

天子孝傳贊 諸侯孝傳贊

卿大夫孝傳贊 士孝傳贊 庶人孝傳贊

扇上畫贊

卷之七

述 記 疏 祭文

讀史述九章 桃花源記并詩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卷之八

四八目

集聖賢群輔錄上

卷之九

四八目

集聖賢群輔錄下

卷之十

附錄

靖節徵士誄

陶淵明傳

陶淵明集序

陶潛集序錄

集私記

集後書

集總論

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

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

易淵唐為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

淵明集春惡其斥實者名也從馬端臨經

籍考稱靖節集云其分卷數目諸家不同

肥與載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

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貴者春今考諸家移

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

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專寄為卷六史述九

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
卷七四八目舊自三表狀杜喬以下分之
爲卷九卷十今中八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
卷九減舊一卷而詠傳序錄記跋諸爲陶
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
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
而倫貫依類尤覺相宜謹記于此以備考
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

父記

陶靖節集卷之一

何孟春注附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菴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停雲

停凝而不散之意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

停雲思親友也 樽湛新醪 日沉園列 初榮願

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 濛濛時雨 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

春醪獨撫 良朋悠邈 搔首延佇

楚辭注廷長也佇立貌也上虞劉瓛曰此

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之意



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叶法紆切舊注二
 陵遷谷有酒有酒閒飲東牕葉切願言懷人舟車靡
 變之意劉履曰此承上章及復言之○東園之樹枝條再
 從舟車靡從即路阻之意也
 榮東園再榮之樹指也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請其人相
 也朝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
 飛鳥毛詩注翩翩自得之貌息我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
 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庭柯之鳥尚
 友不然此所以念之而為之抱恨也劉履曰他人之
 苟祿者亦豈無之而我與子揚厚故念之耳淵明於
 親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從席而開陳終
 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為之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時運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
 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霽
 宇曖微霄楚辭注暖昏貌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翼猶披也○洋洋
 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邈邈遠貌載欣載曠之欲切稱
 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
 悠悠清沂魚衣切水名出泰山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
 湯東澗曰靜之為言謂其無外寤寐交揮但恨殊世
 慕也庶幾乎知浴沂之心者矣
 邈不可違○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
 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序所謂

心者如此淵明于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
矣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春之樂也

榮木 ○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

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采采貌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老來子曰人生天地間寄也寄者固歸顛顛頽頽與惟有時靜言孔念

中心悵而詞而語○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

暮不存真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差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

安此日富舊注志當作忘為子功在不舍詩一我之

懷矣但為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

不足畏趙泉山曰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

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

器藩輔文辟遭時不獲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田期

十載卒屈于戎幕位與用是志不獲脂我名車策我

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劉履曰識者以靖節為造

贈長沙公族族祖二字疑衍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余於長祖同出大司

馬漢高帝時陶合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

同源分流班孟堅與通賦術同源而分流人易世疎

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也崇月眇徂感彼行路

眷然躊躇韓詩注躊躇猶躑躅也爾雅云猶恹也葛

云云其詩又云云蓋深傷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

不免於防情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而

受外嫌請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掃

地矣揚誠齊曰同源分五人易世殊慨然寤歎念茲

可涇泳蘇氏淡譜引云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

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

盡情盡則喜不憂憂不吊喜不憂憂不吊則塗人也

吾之所以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

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吾無如之

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

使其無至於勿忘焉可也

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

實宗之光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為西

京遙遙三湘寰宇記湘潭湘滔滔九江叶見山川阻

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說文話會進簣

雖微終焉為山片輪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

音問其先張讀詩證曰年譜以此詩為元嘉乙丑作

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

宋受晉禪延壽降為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

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

忘同蓋先生世次為長沙公於余為弟皆以族字斷句

酬丁柴桑柴桑潯陽

長沙公為族或云長沙公為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
不稱為祖蓋長沙公為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
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為族人云代曰欽哉
室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為稱
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吳昌侯其子又安得
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滄勝如歸
聆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挑以寫我
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荅龐參軍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吳正傳詩話曰木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職潛
不能致潛遊廬山弘令其舊人龐通之齋酒
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
皆叙隣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
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
之事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續
後見拜考之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評爰得我娛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

珍陸機演連珠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不有同愛云胡

以親我求良友寔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隣時新居南

里之南村即栗里隣新居隣也○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

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斃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

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

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

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爾雅注方

舟並兩船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洽思終敬茲良辰以

保爾躬景武詩人相贈意可想

勸農

悠悠上古詩傳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萌咨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上林賦悉

瞻萌津爾雅○哲人伊何時為后復贍之伊何實曰

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熙

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

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

冀缺携儷左傳曰季使過冀見沮溺結耦相彼

賢達猶勤壟畝矧伊眾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左傳晉樂武子曰楚歲宴安自逸歲暮災與

儋石不儲儋石不言一儋石應劭曰齊人名甕為儋

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懼○孔耽道德焚須是鄙

董樂琴書田園不履漢書董仲舒下惟講誦若能超

然投迹高軌莊子注方足投迹不敢不斂衽敬讀德

美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爾氏之先

升唐侯為天子後遜于虞作游陶丘故號陶唐氏而

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臯生丹朱復有庶子九

人及舜初郊于唐以龍勤夏聚常翼商時董父好

冊朱焉尸因封於唐

龍於而立而堯之廢子奉夷之祀於而立者或世業
秦龍建夏帝孔甲時天降龍二于庭有劉累者
實堯之高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即龍氏龍一
死帝既饗復求術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於豕
常商武丁滅之宵穆穆司徒左傳載商民七族陶氏其
以封劉累之後陶厥族以昌原陶姓氏族
○紛紛戰國
姓始無見於此
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遠雲俗作坵非
無角奔鯨駭流縱橫之亂也犬集有漢眷子愍侯帝
龍也
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
以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
夙邁顯茲武功書折山河啓七開封高帝與功臣盟
泰山如蠲國以求存爰及苗裔書晉山河謂壘壘丞
此壘也高相功臣百有二十八舍其一也
相考景二年陶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

川載道衆條載羅二句喻枝時有語默運因隆窅
禾切凹也二句言陶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陶侃字士
青之後未有顯者也
衡仕晉在軍中四十一載位八州都督封長沙桓
郡公薨於武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桓
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
寵不惑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期之高沙公心○肅矣我
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陶按此詩云惠和
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
祖陶茂為武昌太守
雲寘茲愠喜靖節之父史述其子推戴於陶茂家曰
譜而其行亦無從見惟命子詩曰規畫相類
馬虛止寄迹風雲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集立三千之

罪無後為急我誠念我水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
良時名汝曰儼字汝來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
孔伋庶其企而高孔伋期齊而維謂德難厲其誰謂華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子遷取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
也恐其似輒凡百有心矣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無假叶姑○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
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
已馬哉陸放翁曰此用其誠子書末云若忽忘不識
故雖世肯總遠可以考究淵明責子詩云云是已淵
明乃長沙公之魯孫然儒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
後世累經亂離傳籍散亡然士大夫因循滅裂不
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張縉曰先生高蹈不傳

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
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詩疏先生既厚積於
躬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
梁書安成王秀為江州都督諸軍事江州刺史前
史取徵士陶潛魯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
爾後世即曰薛為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
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
子美贈狄梁公魯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進蕩蕩
古今洞一體其感深矣

歸鳥

翼翼歸鳥翼翼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懸雲岑
翼翼歸鳥翼翼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懸雲岑
息和風不洽翻翻求心
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青

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
 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
 每諧。○切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
 羽。美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切長風
 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切已卷安勞。

卷與接清陰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章寒條具四時意

陶靖節集卷之一終



陶靖節集卷之二

柳何孟春注附

詩五言

吳陸川曰漢魏五言詩言于陶其適也

形影神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口文適見在世上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
而如之切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
酒莫苟辭

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未嘗思悲悅慙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黠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支子曰昔者中黃子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
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大鈞無私力賈道鵬賦注大鈞言陰陽變化如鈞之
功謂命曰若之功矣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
此朕力曰壽夭窮達貴戚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
歷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富茲是
無爵於矣陳恒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茲是
汝力之所不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賊賢而
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國無功於物
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
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
貴自賤自富自貧豈能識之哉此盡言壽夭窮達
貧富貴賤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
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
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
豈不以我故地羅壁鶴林玉露曰我神自神也人與天
並天豈足以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言惡同安
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言

留不得佳老少同

一死無後妻

非促齡具

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無同皆此類立善

常所欣誰

當為汝譽篇善注曰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

若人之化而生又孰而未始

有極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化中四狗明不可謂知道之禍福動其心素然委順養神

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惑於願君取吾言

得酒莫荷欲飲影於善有愛胡為不自竭形

累於養而欲飲影於善有愛胡為不自竭形

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世情所以辨養之累

矣然所致意者惟在可及無與不飲酒而得盡

了也是以極其擇曰從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也乃不以死主禍福動其心泰

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

公天資超邁真能達主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

聞道而達一問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

詩云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

不然而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

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

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間居

余間君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舊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春按曹子建詩山

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齊王融詩天長命自短世促

道悠悠如此斯人樂久生。日明依辰至。長依辰至。謂日
與月之數。舉俗愛其名。露淒喧風息。氣澈天象明。往
驚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如
何蓬廬上。空視時運傾。李公煥曰時運。塵爵耻虛囂。
寒華徒自榮。此序所謂持醪靡也。歛襟獨閒謔。緬焉起
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李公煥曰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
不得於彼則得於此。後棟運詎為拙亦同。

歸園田居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山。十。翰。誤。落。塵。中。一。去。三。

十年。劉復曰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譜大元十八年靖節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

飲酒詩投未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羈鳥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張景陽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思故山。越衣文地。胡馬願度燕士風安所習由來

固。有然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

舊林。王仲宣七哀詩孤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皆言

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

之故鄉。孤死正長。雜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

意。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

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

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辭鷄鳴高樹顛。狗吠

陸士衡詩虎肅深谷。底雞鳴高樹顛。同已上四句。押
新話曰當與風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

言也。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深察則視有奇趣。如曰：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又在樊疲精力，至死不悟。彭澤退歸後所作。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墟里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劉復曰：是時荆門近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靖節雖處田疇而不忘憂國於此亦可見矣。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漢揚雄傳：田被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月須信貴，何時此篇全用揚雄書意。東坡曰：夕露沾衣之故而遺其所願者。

其四

夕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漢書：浪莽，廣大貌。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栗小棘曰：榛，小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如，往也。往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土似幻化，終當歸何處。

其五

悵恨獨策遠崎嶇。屢棹曲。山澗清且淺。遇
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閣。荆
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其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俸。濁酒聊自適。
共容齊隨筆。日歸閑田居。末篇乃云。又通雜體三十
篇之一。明言效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二章云。種豆南
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
云。雖有荷鋤俸。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
而。入東坡據。日暮巾柴車。中猶衣也。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舍者期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

望三益。三益謂友也。韓子答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

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知之陳述古本止有

五首。子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同本題為雜詩六首。

江淹雜擬詩亦類。以之但謂徑堂三益。此一句為不

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為然。潘本無類

明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為然。潘本無類

不類也。避齊開覽。說同。秀東。謂曰。微但願桑麻成。蠶

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列然矣。捫。強。清。話。云。東坡和

陶詩。自然。謂不甚。媿。謂。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

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微。傷。巧。不。若。陶。詩。體。陶

作者方是逼真。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云。能。逼。真。也。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武。林。在。我。屋。南。窻。下。今。生

幾叢菊。容。齋。隨。筆。曰。問。來。使。詩。諸。君。皆。不。載。惟。晁。文

元。家。本。有。之。蓋。天。目。處。非。陶。居。處。然。李。太。白

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
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為
公送常即云為問南溪竹抽插合
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
東阿摩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台今
形之篇詩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
蓄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
中酒應熟
蔡西清詩話曰此節陶南唐與是文元家二本有之
湯東澗曰此蓋晚唐人詞太白感秋詩而為之者
滄浪詩談謂此篇誠佳帶製氣象以陶不
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耳

遊斜川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
隣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也
曾城落星寺也
晉之所行者也
鯪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

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

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

愛嘉名天問崑崙崑崙縣圖其尻安在增城九重

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欣對不足率爾賦

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

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日一作十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

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歲倏五日語相貫吾生行歸休念之動

中懷及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

文魴湍也閒公橋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涕曾丘

親睇傾視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

也徒計切滿更獻酬前擊白引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

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謝靈運

集詩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感蘭亭博議求
嘉陳謙云斜川詩縱情忘憂與風雅同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講禮校書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

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玆臻

薦爾表羣道喪向千載莊子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今朝

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傳江州刺史檀

之出州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廬山周續
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潛云爾老夫有

所蒙思與爾為隣願言誨諸子從我穎水濱日按續

不事觀謁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
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

招引頗從之游世號通隱是
以詩中引箕穎之事微識之

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盃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真報以相貽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

大類丐者口類也非獨余衰之舉世莫不衰之也飢
寒常在身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土之所

也

○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吹尺傳也感彼陌下人安得

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

良已殫殫盡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僴俛六九一作

五年史主父偃結髮游學四十年弱冠逢世阻始室

喪其偏其年二十喪炎火燬焚如螟蟻恣中田宗氏

桑虫意此螟蟻當是螟蟻風雨縱橫至收歛不盈廬

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文思雞鳴及晨願鳥

以饑寒故願日夜之速也與張茂先情詩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語意正同若謂靈運酬從弟惠連云

夕慮曉月流朝忌慙在已何怨天離憂懷目前吁嗟

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薛易簡正

昔集口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占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

非度調為辭欲被絃歌乎趙泉山曰蔡中惟此詩歷叙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荅龐參軍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隣曲冬春再交款

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况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陽公所歎豈

惟常悲朱陽也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元

不豐謂癯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往復之
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
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間飲自歡然
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
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叶君其愛體素曹子建詩王其愛王
體來會在何年蔡琰詩悠悠三千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莊子其疾也哉俛仰之間
也星紀奄將中南窓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

雨晨色奏景風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既來孰不

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
險肆志無窳隆班固兩都賦道有窳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

嵩此用呼子先上華陰山及王子喬上嵩高山事沈休文詩一舉凌絕景無事適華嵩亦此事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陸機歎逝賦經終古而常然世間有松

喬赤松王喬於今定何闕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趙泉山曰

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任葉昏

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盧子諒時與詩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移居二首戊甲歲義

其一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肩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
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素恬樂與數晨夕數音朔
之類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散廬何必廣取足蔽
牀席隣曲時時來指類延年殷景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詩文見疑義相與析莊子判天下之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起相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并無為勿去茲勝無為念而去之

身不羈何似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劉履曰

願易足唯衣食當經氣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與世俗懷居之士

和劉柴桑劉程之字仲思

山澤久見招胡為乃躊躇直為親舊改為去未忍言

索居遺民與淵明同隱時又有周結者為無軍良

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約結結白蓮社清節

雅不欲預其社列何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履墟茅茨

CENTRAL LIBRARY

已就治新疇復應會說文曰二井為

義麻田歲歲重種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風轉淒薄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良勝無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薄飢則需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鬻如

百年之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物乎然則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

新葵鬱北墉嘉穠養南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來歲不命室推乃童弱良日登遠游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東晉詩注藹藹中夏則清陰

同野直凱風因時來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謂之焱交與頌也息交遊閒業謂之谷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

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

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圃學語未成音此

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也所以詩冠遙遙望白雲懷

古一何深張平子東京賦慨長思而臨古劉覆曰

所接莫非真樂世之樂列當自可動其中
未言遙望白雲深處古人之旨跡其遠矣

其二

和澤周三春班固終南山賦三春之季暮清涼素秋

節爾雅秋為白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

陵岑從逸峯爾雅山小曰岑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

松冠巖列懷此真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

載撫爾談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毛詩秋曰淒淒百卉具爰

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

渚四緬邈風水互乖適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

鳥暮來還懸車歛餘輝淮南子曰至悲逝止判殊路

遺莊子注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

也宋書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

太守被徵還謝瞻為豫章太守將赴郢王弘送至滢

行故文選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

與殷晉安別景仁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大

尉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懶真子曰遊好非久長一

但今少時長時遊從也信宿酬清話楚辭注再益復
知為親去歲家南望薄作少時隣負杖肆遊從淹留
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
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起比方一西一東
孰居無是而披拂是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
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闕作此與之時義熙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洪駒父詩話山谷曰淵明詩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較者改作此賴古人

書止爾不能得其失句法今山谷效陶也賢聖留餘跡事事

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

九域甫已一謂宋公裕始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病不獲俱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請裕行

訪關洛會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四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結

公角里先生用音祿貧賤有交娛清誥結

父應燕駟馬無昔患貫待夜切貧賤有交娛清誥結

心曲清誥指四皓所作歌紫芝以下四句皆歌中語

也高士傳四皓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遠迤邐擘擘
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人乘運
蓋其憂其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人乘運
見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商山之歌尚結于我

已乘世運而逝矣此。緣意所以徒擁而不舒也胡
仔日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四皓然猶仰慕之足
見其好賢尚友之心湯東澗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
聖之迹不可得見今九士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
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商山之人何哉蓋南
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

歲暮和張常侍時義熙十四年冬

市朝悽舊人古北門行市朝駉驥感悲泉駉驥言白駒之過隙

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

鬪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旅通作替愆失也秦誓旅力既勉此言未愆未詳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長在班固述通賦鮮生氏之勝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醑

至酒也宿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撫

已有深懷復運增慨然劉復曰按晉史義熙十四年

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顛顛莫可如何之勢而撫已履運有不勝其憤激者湯東澗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祖擊震動之舉又將無華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已亦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賓也陽不用事故曰賓清風

起南颶息茲切風也不駛亦不遲駛吏疾也飄飄吹我衣重

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紫葵於

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

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
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
在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胤纔數齡
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
旅陳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
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陶靖節集卷之二終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復齋漫錄曰文選五臣注淵明辛丑歲七月

所作者皆題年號以與之思悅嘗考淵明詩有題

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閏九月為建武

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丑歲三月為建武

八十月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

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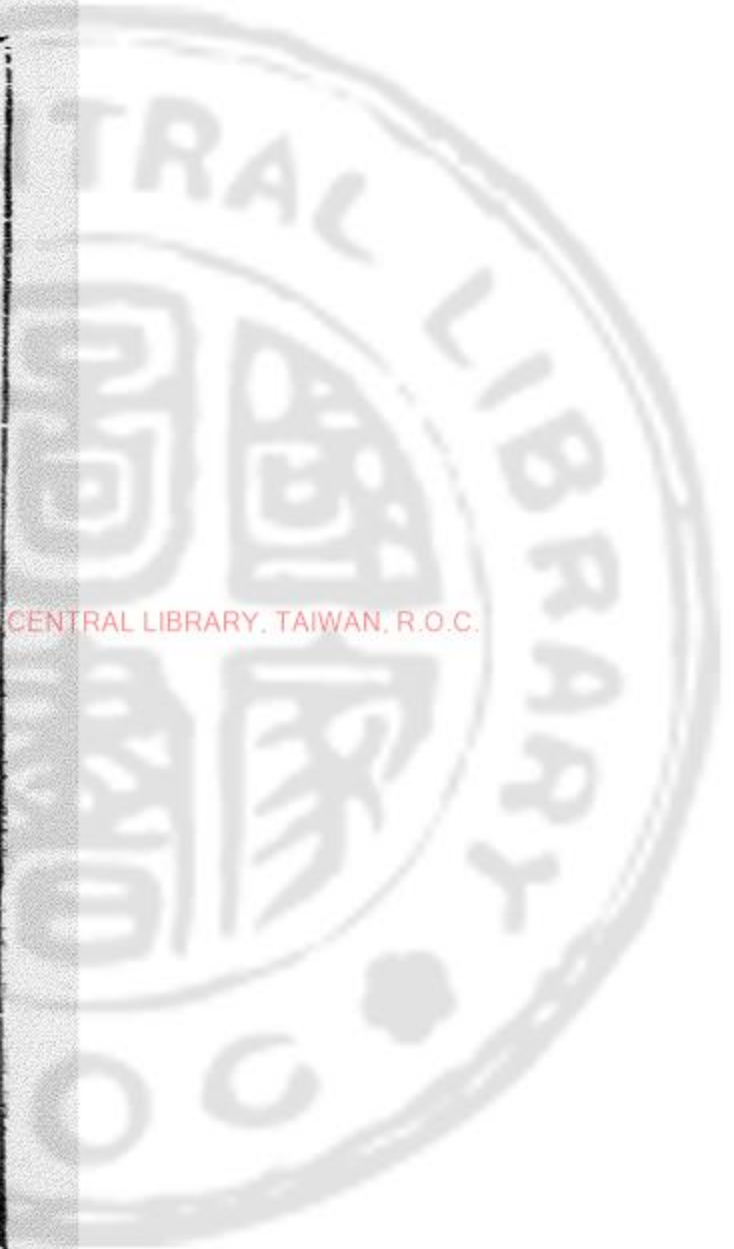
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公不復肯仕於淵明之

出處得其實矣容晉末禪宋前軒車二姓

而所作者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詞詩中又無標

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舊

郝何孟春注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自以祖所著晉世率輔軍復屈身長幼而歸林
于後陽其題甲子而已其言直詩亦有甲子不
義庶前之句然則少游曾道尚或於西臣之說
他可知矣吳正傳詩話引三卷首存云云乾道
五年林乘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此京思悅
者不知何人今未考其言甚當而有未
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所著文章皆題某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
氏年月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
選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始阿題下引晉書云
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
臣誤也今考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
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節惟仲秋自祭
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
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丁卯在宋元嘉
乎得之矣封按船齋詩話思悅者虎丘寺僧治
平中曾編淵明集是蓋未考於此船齋記曾季
狸語亦以思悅此字信而有證按碧湖淮記云
元興五年桓公篡位晉氏不絕如錢得劉裕而

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
賦歸去來兮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
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十年庚申禪宋
觀恭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
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
此語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未流必
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殆下足以知之
困學紀聞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
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
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
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職亦然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鎮軍未詳何人此詩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

作按本集編次多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序不復更定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所自得晏空常晏如

時來苟冥會真會不求自至之宛戀慧通衢宛曲順

意文選作宜會非宛戀慧通衢宛曲順

婉一作變投策命晨裝策簡也暫與園田踈踈孤舟近脚
縷綿綿歸思紆綿綿長而不絕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
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軒高鳥臨水愧游
魚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鶴林曰上豈能長守山
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明望
雲軒高鳥四句似此肩襟豈為外策所點染哉山谷
朝而佩玉而心若槁禾立且憑化遷化謂終返班生
廬靖節初以家貧親老不得已而仕故其言如此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待溫顏再喜見友于

洪駒父曰以兄弟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潘安
為友于歇後語也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賦獨推
景而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哉世守
窮湖世以制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
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彌衡賦雖奮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
巽順坎險或曰巽風坎崩浪聒天響聒喧長風無息
冰也言道路行役之難崩浪聒天響語也
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
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朱晦庵嘗書此詩與一
詩透則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
皆不必經心可也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作江國自

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坂亦折二十里至塗口

間居三十載辛丑歲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

笑遂與塵事真真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

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世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

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

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高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

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德叔夜幽憤養素全真張景陽

雜詩養真尚無為衰以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

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

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謝靈運北山詩孤遊非情數當廢理誰通亦此意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言已備有轉

欲志長勤轉替愈也志一作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

不能道此語非子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道山青話云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間坐命左右取紙書

平疇交遠風亦懷新兩大小楷行草凡七八
知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文選江即事即此山中
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即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事數欣如此何憂貧之有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劉履曰古人處賦畝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為
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起役還後
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以懷古名題意有在矣觀
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
象悠然殆非語
可得而形容也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離顧耶莫誰知風俗通顏色
以親密也荆扉晝常閑必是切也顧耶莫誰知厚所顧耶若
密也荆扉晝常閑必是切也顧耶莫誰知厚所顧耶若

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或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字雪之勁氣侵襟袖

輦瓢謝屢設蕭索空守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

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見氏客語曰

千載書四句不與物競平津苟不由漢書元朔中封

侯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言好如今人晨夕看山川事

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

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勸定茲役一形似有制素

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
哉宜霜栢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南康志近京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
居不一處也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
淵明集作京今士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
栗淵明醉卧其上名淵明醉石按廬山記淵明所居
名曰醉石土京栗六載去還歸韓子蒼曰淵明自庚
參軍為彭澤縣官歸是歲已故云六載趙今日
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乙巳韓說蓋誤今日
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風俗通南此曰邑
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

處特依依思戀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

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義熙四年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

司馬長門賦注意果業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

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

化往靈府長獨聞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

戶時餘糧宿中田子思鳴行不不不遺遺像像糧糧宿宿諸諸故故首首鼓

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濯西園塘

節舊宅居於此年終歲之末至是歸
回錄之變越後年終歲之末至是歸

巳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詩注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
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文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
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理方人生豈不勞從古
皆有沒念之中心憊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樂陶
意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和即詩且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西田即西廡

人生歸有道歸赴衣食固其端事首孰是都不營而
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凍路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

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廢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

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

耕非所歎平聲謝靈運齊中讀書云執戟亦已疲耕

陶意李公煥曰觀此詩知清淨無依告惟躬耕是資
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劉履曰此與
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山不言春作苦常恐

負所懷叶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叶饑者歡初飽

東帶候鳴鷄揚穢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

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其切曰余作

此來三四星火類仲秋火之思也陽氣衰也姿年逝

已老其事未云乖叶分遙謾荷蓀翁聊得從君栖蔡

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滿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乎

不皆通曉且青梁後何均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

幸必賜體聲病為工文氣實得不卑弱惟論明韓退

之時特撰既俗拘忌故攝字與季字皆取其傍韻用

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

用者古韻應爾豈為字書去備淵明是之集多用古

韻端明此篇與退之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惜詩

之類於古俱是一韻而蒸謂皆取其傍韻用誤矣

飲酒二十首

今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
飲顧影獨盡忽馬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

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

為歡笑爾劉復曰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

娛此昌黎韓氏所謂
有託而逃焉者也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

得此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邵平故秦東陵侯秦

長安城東劉覆曰平不事二代廿分寒暑有代謝淮

田野故靖節託以自况其旨微矣寒暑有代謝

一暑一往一復來者為代去者為謝人道每如茲陸

樂人道無文盈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

酒日夕歡相持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細裊在西山中善惡苟不應何事

空立言謂空有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期行乎

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不賴困窮節百世當誰傳

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矣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

余謂之口而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

譏余貴耳賤目則為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

榮公可知九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

皆贅也若謂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

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何此窮士之所

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心之所欲有酒不肯飲但顧世

間名頌一作願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

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鼎鼎語出澹持此欲何

成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此飲酒語也故此詩意如此劉覆曰大道久喪人欲

日滋不肯適性保貞而徒戀世榮一生能幾乃不速

悟何所成其名

乎非靖節本意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曹植七啓依去來何依依

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道泉山曰此詩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齊王融詩心開地能隱句意出此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知結語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東坡曰採菊之次偶此句無意會故可喜血復齋受錄曰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句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酒生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矣惟嘉州峽長安丞裴枕詩有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論為可信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北有山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蓬蓬然見南山此其間遠自得之寬夫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間遠自得之意直若然然出字之妙矣一字之誤則意便不同矣

見字誤而為望昭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辯已忘言張九成曰此即淵明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漢叙傳三季之後達士似不爾咄咄俗
 中惡咄咄骨切也且當從黃綺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己世俗之是非譽非非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良齋曰此一語洗裊露掇其英裊於皮
 漉漉此志憂物酒遠我遺世情遠于願切遺一觴雖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影動息歸鳥趨林鳴爾傲東

軒下舒爾聊復得此生齊詩也定齋曰自南北朝

明詩語盡翁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比

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歸菊而發耳東坡曰靖

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彼於物者非失比生耶

况荆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

非荆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

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

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挂一作撫遠望時

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附宋之人歟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

懷叶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叶繼縷茅簷下未足

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相古沒切楚辭聖

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獨其泥而揚其波衆人

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韻語陽秋云貧者為德

墟落因常和光同塵雖舍者乎席奚病而况於

杯酒之間哉此陶公之所無拒於田父也

父老言稟氣寡素諧叶舒鑿誠可學叶回違已詎非

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則又陶之介也

云一篇之中宿三賦具問答了然可以比辨明此

首趙泉山曰詩讀多勉諸篇以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劉瓛曰指曲阿而言蓋其地在宋為南東海郡道
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風波喻世難此行誰使然似為
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
歸閒居。趙泉山曰此篇追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此謂明不慕身後名也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千載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賞賦不以上故自保養空而
又是客養千金軀既化消其實古詩奄忽隨物化
意是客養千金軀既化消其實名以為實李善注化

謂變化而死不忍斥言死故言隨物化也東坡而
養子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過軀物化則實亡矣
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葛常之曰東坡枯出淵明
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
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而金軀臨化消
其實皆以為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朝風弄月雖工
亦何補若樞道者出語自然裸葬何必惡孫臨終令
超請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裸葬何必惡孫臨終令
其子人當解意表自遂其志因係于金之軀者亦終
裸葬人當解意表自遂其志因係于金之軀者亦終
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
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親處正在新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漢張釋之子華字長公官至大夫仲理歸大澤高風
兔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始在茲後漢楊倫字仲理為文舉掾志於時遂
去職不復應州郡人澤中弟子至千

人論一往便當已可為後狐疑去去當矣道世俗又相欺擺落悠悠謔語從余所之蘇公仲理皆勇退者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趨捨遂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蒼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湯東潤曰醒者與世計分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根。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罹禍排託於醉可以相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毛詩注灌木叢木也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四乘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人生少至百。

口人生也亦少矣而歲臨之亦矣呂氏春秋人生壽久不遇百歲亦不滿百歲月相催。

通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必敵瘧交。悲風荒草。漫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美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嘗寒清堂方言翳也郭璞謂藜藿也張華情詩終人不在茲取此欲諱與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湯東潤曰蘭薰非亦風不能也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有彭澤月有桂然慷慨深悟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謂人六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吳越春秋范蠡將行遺大夫種書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漢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觴來為之盡是語無不門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觴來為之盡是語無不

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

默。董仲舒傳魯問柳下惠以伐齊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哉湯東潤曰此篇蓋托子

雲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

字林纏三合繩纏索相附會也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

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楚辭注冉冉行貌亭亭復一紀。

舊注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春按陶公以癸巳為

州祭酒是向立年也乙未至庚子參鎮軍書乙巳為
建威參軍為彭澤令而歸拜已年正當一紀此詩
正此時作舊注非也前詩行世路廓悠悠懷同陽朱
行向不惑亦是謂四十時耳
所以止淮南說林訓陽子見達路而雖無揮金事張
諫二疎詩揮濁酒聊可恃
金樂當年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復方汲汲魯中叟子孔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
逮征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
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
所問津湯東潤曰諸老翁似謂漢初徵生諸人退之
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罷太常書亦可

見不見所問津蓋謂明自况若復不快飲快稱空負
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徒也
頭上巾史言淵明取頭上葛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思
醉人也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思醉人此未醉時說
語此最名言劉履曰西山貞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
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于酒雖快
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
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嵇叔夜琴賦非夫坐止
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胡仔
止高蔭下四句余及覆味之然後知淵明用意非獨
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陰之下則廣
履華堂吾何美馬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
何趨馬好味止於園葵則五鼎乃丈吾何欲焉夫

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事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時肯以
此易彼乎春按游明此詩正言若此四者止之久矣
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
酒之語胡乃謂淵明用意非獨止酒乎平生不止酒止
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
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為善今
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矣北海經黑齒之
扶桑也

述酒舊注儀狄造
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
素礫鳥脩渚南嶽無餘雲湯東潤曰司馬氏出重
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

未沒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
也素礫脩渚疑指江陵吳正傳詩話曰以黎為離則
是陶公故訛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
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
此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也樂小石脩
渚長江此承首句離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微已
甚至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壻湯東潤
則氣數全盡也

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正傳詩話曰豫是
寓裕字恭帝封零陵王舜塚在零陵九疑故云爾裕
實篡弒陶翁豈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佳
青以禪目之

栗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黃山谷曰
羊勝當是

羊勝白公也沈諸梁山陽歸下國魏降漢獻帝為成
山陽公卒弒之

名猶不勤謚法不勤
成名曰靈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
去舊京王字從韓于蒼本舊作生于蒼君曰山陽歸下
國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

作也故有流淚於歎平王去舊京之語辨明忠義
如此今八或謂辨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
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
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峽中納遺薰

雙陸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班孟堅幽通賦姜本支乎
三趾張平子東京賦能

三趾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正傳詩話曰日中平也
帝故詩序夏祖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我我西晉

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
此趙泉山曰

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
帝為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

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
傷時感振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

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不可指
也如豫章拔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多此事疎懶爭此場忽值山河故其微旨端有在矣

類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懷邦劉白注懷邦者
不忘於國故無為子曰詩家視淵明酒孔門視伯夷

也湯東澗曰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
王明年以毒酒一罍授張偉使酖帝偉曰飲而卒繼

又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此
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類者非皆獨

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曰足義熙後有感而賦予
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衰詩也昔茲子讀述史

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正傳
詩話曰余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國之浩危悲身命

之將墮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
之舊鄉起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乃微制形鍊

鬼排空御風浮遊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
陶公此詩憤其主弒國亡而來言遊仙脩煉之道且

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替宜君極其尊嚴之至以屬
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胸

次冲淡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
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

天也吾於陶公亦云春按宋本云此篇與題異諸本
如此誤黃山谷亦云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詩也

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而歸于善華見之如此陶翁更辭隱語不為無謂故余集以註焉

責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侯通修共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

文術雍份端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修子垂九齡

但覓藜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酒也黃山谷曰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肯而淵明愁歡見於詩耳或曰杜子美何以有

何其掛懷抱之言耶子美聊借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遺興可知也俗人便謂淵明所謂癡人前不

得說夢也張綸曰杜子美朝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此固以文為戲耳驢子好男兒若以是嘲

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有會而作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

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

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云夕

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怒如亞九飯舊注怒饑也春後詩怒馬如侍方言云切九飯用子思居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

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

自遺繁敘事斯濫豈彼志固窮夙亦歸餒也已矣夫

見禮記

在昔余多師楚泉山曰此篇述其食之宗尤為

蜡日蜡助駕物臘祭名伊昔氏始為蜡也者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

叶乎戈切一條佳花詠梅妙語後世我唱爾言得酒

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劉斯立曰當是凱之川此是成今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許參國詩話曰此乃顧長庚詩誤入彭澤集

陶靖節集卷之三終



陶靖節集卷之四

柳何孟春注附

詩五言

擬古九首

昔人言靖節退歸所作之詩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其題云

其一

榮榮牖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君指晉君不謂行

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前詩迷

所番之意不在接杯酒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

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傾人命謂可佳與之皆死也離



隔復何有此詩解者謂蘭印易亨久且遠中道迷番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未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也而劉履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

其二

辭家夙嚴駕夙早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推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漢田疇字子春比平無終人時董卓遷帝于長安致命詔疇辭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恭寵

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威疇謂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云瓚壯之疇得此歸遂入徐無山中後赴曹操辟將衆出盧龍論功行封疇不受疇之酌不受爵命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為虞報讎卒不能踐而為操討烏丸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春以為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而不枉口贊揚以謝狂馳軍邪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呂氏春秋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此篇託言不肯背棄之義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字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戰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惜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
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成足貴亦復可憐
傷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張協賦地勢宏闊丘墟陂陀墳隴叢疊基布星羅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三旬九食
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
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

孤高並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史記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騶奭之徒豈可勝道哉裝束既有日已
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
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
君作此詩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此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氣清夜達曙酣且歌

方曉東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夕
中華叶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劉履曰此詩殆作
於元熙之初手日
暮以此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
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
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弒立以應昌明
之後尚有二帝之識恭帝雖得一時南畝之衆不無
感歎千懷譬猶雲間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華不無
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廬陵王又
憫悼之意不其深哉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首陽易水以寘夷齊耻食而
栗荆軻為燕報讐之意湯東淵曰說苑鍾子期死而
伯牙絕絃破琴可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
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
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
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遊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如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蒼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湯東淵曰業成志樹而時
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
時矣奚所歸悔耶春按請節此詩全用鬼谷先生書
意逸民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二君豈不見河邊
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盛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
讐怨所居然也子見崇丘之松斤斤於青雲
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
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句斤斤然也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蘇子卿詩骨肉終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
為行路人曹子建詩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慈惠與淵明此語各有為而發非故
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日淪月出指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

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去聲揮杯勸孤影。風冷氣變

此情當誰可告語者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公志
偶影揮杯欲自適耳忠憤念此懷，悲懷終曉不能靜。此與迷酒篇流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二春華，美今作秋蓮。

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庭燎詩夜來未央注云

未遽盡也王融三婦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陸機
豔詩調絃未遠央同行華不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湯東潤曰此篇
番陽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曹子建句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

相保觴絃肆朝日鐘中酒不燥後漢書孔融曰座上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
百年歸丘麓用此空名道謝靈運詩廬陵王詩一隨

其五

憶我少年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聲壑舟無須臾壑舟語引
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
此使人懼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告
歸宿者例有此歎必問道而後
免此此淵明所以措引陰陽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一至一毫無復意去轉

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

留金漢二何用身後置舊注謂此詩靖節年五十作

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經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
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
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
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
劉遺民張詮雷次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
書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
一見遠公遷改容敬因心非之靈運晚節疎放不
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遂直節立朝為權貴譖
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弟寧辭不至蓋未能頓
忌出守豫章終公移書邀入社寧辭不至蓋未能頓

多世為也靖節與遠公雅意寧為方外可誌不願齒
社列遠公遂作詩博西鄭重招我酒米汁及蜜水之
微且高僧傳遠乃欽精苦踐履我致之者力為
之不暇郵流能窺其趣或與蘇田父班荆道
善于何處外聞鍾磬不覺聲谷還命若法眼明
公甫及寺外今聞鍾磬不覺聲谷還命若法眼明
眉却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年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
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實游履常
以虎溪為界他日借靖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
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轉脚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
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
圖李元宗紀之是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掃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早素標插人頭前塗
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
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御通作禦 簞
絺以應陽炎暑 正爾不能得山谷曰正爾不能得當
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便利 拙生失其方計理也
可柰何且為陶一觴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
愧作彼歷叙饑東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
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未句且為陶

一籊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量處此等人質高曾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步儘不易到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遊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翳蔽也此亦指時事蕭條隔天涯惆
悵念常食慷慨思南歸說文慷慨壯士路遐由緣不得意於心也
關梁難虧替楚辭所謂關梁閉而不通絕音寄斯篇慷慨之情言盡於此

其十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
書車服以庸車曰軒服上衣下裳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叶歲月
有常御我來淹已彌猶極也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

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
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嵇叔夜琴賦
清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孌孌松標崖婉孌柔童子毛詩傳婉孌少好貌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東坡詩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曠空滅何時。見
餘暉。如孤雲自朝霞開宿霧飛鳥相與飛遲遲出林
翮未夕復來歸。劉履曰朝霞開宿霧喻朝廷之更新衆
未夕來歸則又自見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
春時出處與衆異也。湯東問曰孤雲倦翮以與衆
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
援飛翮之志寧忍饑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
不足悲也。春按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者稀而淵
明一切任之其真樂夫天命而不疑者

其二

淒厲歲二暮。擁褐曝前軒。毛詩箋南國無遺秀。枯
木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闔竈不見煙。詩書寒座外。日

晏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
古多此賢。前有會而作云在昔余多師此又云賴古其三
多此賢淵明真所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前原生納決履清歌暢
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藿常
乏樹。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
吾心。莊子曾子居衛提衿肘見納履踵決曳縱而歌
義之隱與馬之飭憲不忍爲也此詩決履其四
清歌俱以爲原蓋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空。貧不。

一旦壽命盡服仍不周

傳魯黔婁

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有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何樂而證為事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且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感戚於貧賤不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汝南先賢傳漢時大雪洛陽令出安至袁安門無有行迹入見安僵卧問其故曰大雪人皆能不宜干人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阮公事未知 芻藿常有常温採菘足朝食 蓋疑當作食

也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

顏韓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于胸中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

至德冠邦間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

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漢張仲蔚扶風人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

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

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固以拙聊得常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吳志黃蓋傳云南陽彈冠佐名州一朝

辭吏歸清貧略難儔風俗通穎川黃子廉每飲馬年

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

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詠二踈漢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請受曰知足不

辱知山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不去懼有後悔豈如公于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

即日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故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故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已上集中舊載如序

大書題次此豈靖節之所為序者耶今改分注附于此以備考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史記恭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

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廷中二踈復此舉高嘯

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

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與厭厭

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

寄心清言曉未悟故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

人亡久而道彌著彌益也東坡曰詩二踈詩淵明未嘗出二踈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

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秦穆公殺車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

賦黃鳥已上舊亦係大書者改附備考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惟
箴規嚮已從議議初無虧也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
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投義志攸
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
衣喜帝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
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皆在秦穆不
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誓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
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
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
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
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
固亂魏氏言有章段邪隔歟又吾欲討彼任使康公
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
坡和陶亦云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
二良安足希以與物于未論命者如是則三良不能

無罪然彼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
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甫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春按
曹子建詩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
軀易殺身誠獨難彼三臣者國人皆謂之良而哀之
黃鳥之詩彼著之聖經矣而後世猶有不同
之議如李德裕之不念其殺身之難者何哉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册燕王喜太子志在報強嬴秦姓招集百夫良歲

暮得荆卿軻稱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

陌道也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

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樂書筑似箏十三絃
頸細而曲以竹鼓之

如擊琴然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蕭蕭哀風
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

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
 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馮起萬
 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怔音惜哉
 劍術踈魯句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奇功遂不成其
 人雖已没千載有餘情宋文公曰荆明詩人皆說平
 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
 樣言語出來劉復曰禮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思欲
 為宋求得如荆軻者征報馬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
 意可見湯稟問曰荆明於二踈取其歸三良與主同
 死荆卿正主報讐詩記古以自見云春按魏阮瑀
 有詩二踈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讀山海經十三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越春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為注并圖讚

其一

孟夏草木長。上選屋樹扶踈。漢揚雄傳枝葉扶踈師

出太玄或謂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

前春按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踈宋王節賦敷紛茂

盛扶踈四布王淵洞篇賦標數紛以扶踈同馬上林

賦垂條扶踈枝乘七發根扶踈以分離然則此語從

來久象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

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也歡然酌春酒然

言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

傳周穆天子傳者晉大康二年汲縣流觀山海圖山

璞注本郭俯仰終宇宙俯挽不樂復何如劉履曰此詩

得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寫出居自

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為樂可知矣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王山正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官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維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能照其氣

璞注云平圃也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於玄圃之上去按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清瑤出處以為竹水彫列之工而此諸退之所謂紅皺黃圃者良可笑耳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崙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

黃丹山海經云崑崙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瑾瑜之玉為良濁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作其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楚辭願寄言於三鳥兮去賤疾而不導

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所居。青鳥，上為西王母，

取食竹書云：龜山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給使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然有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來侍。王母傍。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

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十日居上枝。又云：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

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葉皆為珠。又云：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又云：其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

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渠，其據切。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匯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列子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有山名曰壺領，頂有口，名曰滋，八有水，湧出名曰神，灑臭，過椒蘭，味過醑，醴分注山下。經：紫一國，亡不悉，器土氣，和亡，乳屬，不天，不病，人，佻，則飲，神，連，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多，缺，失，也。陳，坡，曰：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卷，其十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卷至此首。

其九

夸父誑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
神方既殊妙傾河馬是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郭璞
注云禺谷也今作虞淵又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
於河渭河渭不足比飲大澤未至道而死棄其杖
化為鄧林注夸父者詩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
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此句舊作刑
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
良晨詎可待山海經云發鳩之山有鳥曰精衛本炎
帝之少女名曰娃誓下東海弱而不死

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又云奇肱之
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
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魯紘曰余嘗評陶公詩
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
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其讀
山海經詩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
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
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
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託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
思字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周紫芝竹坡詩話曰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
海經詩有刑天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
經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
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也二老堂詩話曰靖節此
題十二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
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
常在化去不海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
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而竹坡
詩話復襲魯紘之意以為已說皆誤夫刑天齊通
編曰共內翰謂靖節詩形千歲千歲當作刑天舞干

威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詠天山有神名刑天昔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見為日勝為口操千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蕙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刑天無千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携來求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春按此而已定於考亭矣王應麟困學絕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猾一作非欽鴟違帝旨鴟音窳窳窳音軌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鸚鵡豈足恃鸚音俊鸚音講或云鸚鵡字非也巨猾肆威暴謂欽鴟殺祖江

貳負臣殺窳窳也山海經云鍾山神其子曰鼓是與鈿鴟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鴟化為大鸚鵡鼓亦化為鸚鵡鳥見即其邑大旱窳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鵠鵠見城邑鵠鵠當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壽數來止世謂屈原也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山海經云青丘有鳥其狀如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山海經于羽郊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於幽州也仲父姜
不可舜令成西溪叢話云未詳春秋內外傳不載而獨見
公事桓公也桓公餓渴事春秋內傳不載而獨見
於呂氏春秋人所讀不其說宜乎其在讀山海經未
章昔人求書于左晉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未詳也春
謹錄以教寡人吾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堅刀常之
將何公以教寡人吾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堅刀常之
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堅刀常之速易牙堅刀常之
耶晉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
於君公曰堅刀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晉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
之巫審於死生能夫尚病尚可疑邪晉仲曰人十五年其
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
以此無不為也公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
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邪晉仲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晉仲死盡
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皆復召
而取之明年公有病易牙堅刀常之巫相與詐亂塞

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
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堅刀常之
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
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歎曰死者有知我何面
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縵手壽宮靖節此詩易桓
曰美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比有為而作也
免歌辭三首非集舊作擬挽歌辭
見終篇注

其一

不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但恨非一作春尊生何
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舊一作欲語口無
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
極視正菜相送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趙泉山曰此二句於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合
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北人選止題曰
陶淵明晚歌而編次本集若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
曾端伯曰秦少游詩行止最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
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矣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宅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無一作向來相送人各自還

其家自一作已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去聲託體同山阿。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

攷次情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書夜之道了然如此
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史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有餘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於卷末趙泉山曰晉栢伊善挽歌庾亮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辭而惡言之也李公
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

淵雖欲騰九萬扶搖竟無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
飭之情顧侶正徘徊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
愛翼之循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
生迷惑淵明情之循之集內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
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必晉書潛本傳所
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
羊松齡龐遵等輩中人也

陶靖節集卷之四終



陶靖節集卷之五

賦辭

感士不遇賦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作

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余嘗以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為備

三餘之日魏志董遇口讀書當用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

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

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

告逝大偽斯與閭闔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

何孟春注附



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

清操之人或茂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

歎史記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神農

世遠吾將安歸云云三閭發已矣之哀屈

我知兮又何必懷乎故都莫悲夫寓形百年

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

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

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莊子大塊載我以形

也然稟神智以裁照秉三五而垂為哉擊壤以自歡

以補處風土記論衡堯時百姓擊壤於塗蓋擊壤云

擊壤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手或大濟於蒼生靡

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

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未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

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

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泪以長分美惡作

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後漢書東平

樂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

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

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

而無猜卒蒙耻以受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

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張平子東

觀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孝經鈞命訣佳已感龍生帝魁宋裏春秋

傳帝魁黃獨祗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

及時時既至而不怠無愛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藏

漢書張釋之字季為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愛益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謁者

僕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漢馮唐為郎中署

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帝雖令唐持節赦尚復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雖

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卷夫古之無虎眩三夫

之獻說音稅韓非子龐兵與太子質於邯鄲魏主日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平曰衣二人言信

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悼費傳之

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

秀即紆遠轡於促界漢賈誼為梁懷王大傳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達國體古

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功非董相之淵致屢乘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危而幸濟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易王素驕仲舒以禮相膠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又獲罪病免凡相兩國

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效上厥諫爭教於國中所居

誦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

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

以長饑伯夷回早天而又貧顏傷請車以備擲顏悲

茹薇而殞身伯夷雖好學與行義回好學何死生之

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虞陳何廣世之無才

罕無路之不色立也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

立楚辭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李不愧賞於

萬邑屈雄志於成堅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

身後慟衆人之悲泣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

廣與弟李蔡俱事文帝景帝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時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出塞

成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出接單于兵而大將

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到百姓聞之老壯皆為流泣贊曰彼其中心誠信於上

也大夫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王商傳成帝時

善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誠後為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閹門內事會日蝕太

中大夫張匡上善罪狀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

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嗟測其理寧固窮

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

耻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華歲謝

良價於朝市

間情賦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送辭而

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閒正高作間

止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

之士奕代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賦情始

漢司馬相如而平子伯喈繼之為定靜之辭既而魏

賦應騶作正清賦昔梅作靜思賦晉張華作永懷賦此節所謂奕世繼作並固編類廣其辭義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紉齊幽蘭以爭芬淡素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楚辭惟天地之無勤窮哀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讓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舊注此章貌之美所由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宜

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僞祛言切過失也說文愆字俗作憊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楚辭鳳凰先受話兮我意惶惑而靡寧魂沮更而九遷楚辭恐高辛之先我夕逝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織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髮着於頰有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開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錦之代綺方經年而

見來願在絲而為復附是以前旅悲行止之有節
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書而為影常依影而西東悲高
樹之多蔭憐在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
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
含凄感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霞韻襟袖以緬邈願在
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
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契切擁勞情而
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楚辭朝飲木蘭
露之墜露翳
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觀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
而無見楚辭野寂無人
實兮無人獨怕想以空羣歛輕裾以復路瞻

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志趣

志當

色慘悽而矜顏蕪

爨爨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

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

暮

楚辭恐美
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禮記曰歲既
殫矣殫盡也

思宵夢以

從之

古詩獨宿累長
夜多想想容揮

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

磬緣崖而無攀干時畢昂盈軒

淮南子西方
其星昂軍

北風淒

淒惘惘不寐

楚辭夜炯炯而
不寐炯公冷切

象念徘徊起攝帶以伺

晨繁霜粲於素階鷄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

妙密以閒和終寥亮而藏穠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

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卷舟而就過

本行雲
而不我留

時亦奄冉而就過楚辭賦寄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
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
而帶河迎清風以往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
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懇遙情於八遐哪
太子序云白堊微暇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
而諷一者平無諷諫何足稱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歸去來兮辭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

粟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軍見錢不識或怪
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

裏中耳子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
祗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既有儲粟

亦甚微矣此翁平生
只於瓶中見粟也耶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

故多勸余為長吏也長脫然有懷求之靡途

會有四方之事

命使諸侯以重愛為德家

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

當時刺史得自
采辟所部縣令

而版授
之故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

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

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

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

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

當歛裳宵逝

詳序意其艱
竇竊仕可知尋程氏妹喪于武

昌任廣云程
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

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今乙巳歲十一月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辭甲

經去而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

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

能為之士識時委命其意固在矣豈一督郵

於督郵必不然矣容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

官郡遣督郵至縣史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此辭自有序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

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畧不及

可見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淮南

皆形神俱役者也奚惆悵而獨悲許彥周曰此兩句是此老

出處有餘裕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與同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

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柯

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云結駟連騎所

安不過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

憩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又談助時喬首而遐

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吳正傳詩話曰陶公歸去來辭三選就

孤松而盤桓荒松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

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

知陶翁愛菊而已不知此也春按容齋隨筆已有人但

說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

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

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始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命字任去留胡為乎

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東征賦撰良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壽樂夫天命復奚疑歐陽

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

格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

不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

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後

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

目前矣參寥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

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

明問可也參寥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

不先與公話今轉以厚於參寥者為子言昔大宋相

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

近時論書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

興小詩皆不可得也辭則無詩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

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
 之權輿乎辭類明麗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
 而欲人歌之頃不能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
 暢歸去來則自出機行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
 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處正謂洞庭釣
 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可綺此其所以起乎秦
 之世而與之同章也宋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
 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
 臣取事二姓自劉裕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
 不為不悲矣然其辭哀曠蕭散雖
 言甚聲而無其怨尤切楚之病云

陶靖節集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靖節集卷之六

柳何孟春注附

傳贊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其一無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彭澤五株柳雖白然

以子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

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自里則彭澤未嘗有

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從南郡新書云

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濟少懷高尚傳學南郡新書云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

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令門五柳此亦

謬也豈所謂志尋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若溪漁隱曰

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彬詩陶若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壠花皆誤用也春按全唐詩話騰邁楊柳枝詞云今門前宵接
羅亞夫營裏拂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

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屣空晏如也吳正傳詩話曰何晏注論語以

之朱子以回賜晏空貧殆對言故以空置釋之按陶詩經曲阿云被褐欣自得晏空常晏如飲酒第十二
自云晏空不獲年長於者以晏空對彼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榮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一無其

言茲若人之儔乎高士傳黔婁妻於其夫曰不戚戚

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

葛天氏之民歎趙子昂五柳先生傳論曰志功名者

不足以其易其慮何則紉青懷金與荷鋤畝者殊途
抗志青雲與邀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于首

陽何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知名教之樂加乎軒冕
違已之病甚於東籬此重彼輕有由然矣神尼有言

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道之矣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
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
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

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
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
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温雅平曠自以為不
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
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大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
受分陝之重表煥與曹植書召公與鎮武昌并領江
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都亮引見問風俗得失
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
從事既去煥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
辟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

怡如也旬有餘日更汲為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
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
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
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
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
亮曰將無是耶晉書裒指嘉曰此君小異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
君竒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
軍庾翼府功曹拜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
譙國桓温參軍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
游龍山叅佐畢集叅一四弟二甥咸在坐時在吏並

著戎服有風一本風下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

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温命取

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

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

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春按其文今不傳東坡嘗

為補亡盛嘲嘉云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

凱辭哲壺歌雅奏綏帶輕恰胡為中鴈一笑繁發梗

袖競秀榆柳獨脫驥交驚驚寒先厥楚狂醉亂墮

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並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

比下士並制冠漢率大揚解兒此舉罰請歌相鼠以

循此當嘉服胡六亦謂君手歸常後素海明風雨不

改其度平生立譽散髮我知有我復後激流水莫繫浮

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程剛謝服室璐不

纓而結不替而附歌詩寧障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

出竟殺二篇辭致超卓古今龍山當日之會 奉使京

若有東坡此文四坐之英貞可以絕倒矣

師除尚書刪定即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

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

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

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

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

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

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嫂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

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相和得有若舊交還至轉

從事中郎俄遷長史亡朝一舉 扶正順而已門無雜

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起然命駕之龍山顧景酣宴

造夕乃歸温從容謂若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

卿東坡曰晋士多浮虛而無實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

我乃能駕御卿温平生輕嚴浩意安許人哉乃後以

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

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

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孫興公天台山賦遠寄注言其寄情遐遠

也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荅曰明公

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荅

曰漸近自然晋書漸近使之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

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

在温府淵明從父大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

否荅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

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

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

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問孔

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

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容齋隨筆曰自古如惟得志包義禍心窺竊神器其

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直董卓凡女李甫正平楊德祖

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譚溫太真之
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
皆雖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
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
為鶴進表以逃大咎大貞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
蹈虎尾隄謝公以高名遠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
之不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為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之虞蓋嘉為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
盛德人仕於温府歷征西秦軍給事中郎長史在朝
賸然伏正必不效鄙超羣輕與温合然自變終不得
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謂豈為不自覺哉温
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老賊於是見其肺
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
酒為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陽其道悠運促悲夫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

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者
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
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之愛敬盡於事親是
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孝經是天子之孝也夏禹有天下
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
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
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摠已而聽
於冢宰三年而後言論語舊注陰也天下咸歡德教大

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
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
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
正復日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
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
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饗長先親眷色憂
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
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敬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漢平當傳曰孝子善
述人之志周公既成
文試之業而制禮作樂備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
欲以子臨父故非而序之上極於后饗以配天此聖
人之德無以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
加於孝也
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
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死公子季康公問宣王問公子
能道訓諸侯者立之人史記魯公兄也之子伯與魯伯

明神而敬事者老聖嘉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
不干所問不犯所禁不日然則能調理其民矣乃命
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孝公在位二十七年夫宗廟致敬不忘親
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漢書景十
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
明和深察惠于黎黎其是也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
睿知曰獻謚曰獻元年復立元帝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
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毋覺服喪盡禮禮良喪太哀帝下
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

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
不亦宜乎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
遵儉去秦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九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
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
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
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魯參受而

書之經游夏之徒常於宗馬許止不當樂書以殺父
宰我暫言滅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
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
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
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
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
況終身乎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
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繫我獨無考

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春
春案垢曰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宜母城穎而為大
及黃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
亡者故於穎考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
此直就天倫論之違逆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
必為泉隧以文其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
詩吾無取焉耳矣
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已
見左傳先正謂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已考叔感
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
之不以文害義故春秋傳引釐曰
詩不必皆與今說詩者合也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二子
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爾類無攸遺梁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一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

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後漢書會位至武都太守夫人情

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

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

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

以身温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

親後漢書會位至魏郡太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贊

曰

顯允群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歆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隆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備債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鄉左轅中挽車不用牛馬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後漢書書革字次翁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廉範京兆人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抱而沒也名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後漢書夫孝者人

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

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

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

食族人號曰異童因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

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見後漢書君子以為難

况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

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

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

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殷陶事未詳春

涉事遷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大迎之者數于兩同因

鄉人殷陶黃德免俱歸並衛侍於旁應對賓客旁

鍾謂陶等曰今于相隨是重吾禍也竊意此般陶必
是此人黃五行記載仲文其事與此載陶事頗同然
仲文乃清節近時人仲文其人靖節豈肯取之陶事
漢書失載范曄當待殆未見靖節集若廣五行記所
載或因陶事而誤記為仲文亦不可夫智者不感勇
如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記所載事也夫智者不感勇
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加義在存
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卷秋元命苞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項帝嚳帝堯帝舜也

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墮形逐物遷心無常準

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

日夕在耘荷蓀丈人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

斯群長沮桀溺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茂彼結駟甘此灌園

皇甫士安高士傳陳仲子居於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內而懷楚長國之憂可乎於是謙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張

生一仕魯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漢書張釋之

官至太夫免以不能取岩岩乃公望出岸輒歸匪喬匪

杀前路威夷漢所兄弟子受容養志自脩為官不肯

鄭叟不合垂釣川湑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後漢鄭敬

計通為功曹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為都郵過

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芟為坐以荷蕉肉瓠

談彌日孟嘗遊學天網時踈眷言拆友振褐偕徂後

汝南薛包字孟嘗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美

孺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周陽珪事未

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又

公車徵之固辭疾方常葉老滿清靜杜絕人事十有

餘歲延喜二年乃開門延賓訪醫醫衡明洋洋泌流

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在于偃鼠飲自外皆

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春按藝文類聚隱逸郎贊類

載美哉周子至此以為周陽

瑤贊而清尚作清商然作恬然曰琴曰書顧盼有

傳作日玩琴書顧盼寡儔數字畧不同後載尚長禽

慶贊云尚子昔薄宦妻祭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

語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

豈知反亦屬靖節作然今本無之豈歐陽詢所見唐

初本至宋或有缺脫故邪尚長事見高士傳後漢書

作向長字子平河內朝野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讀

易至損益卦繫曰吾已知富不如貧實不如賤但未

肆知死何如生耳男夫婦子孫家事勿相關遂

肆意與同好此海滄桑俱遠五嶽名山不知所終春

陶靖節集卷之六終

陶靖節集卷之七

何孟春注附

述記 疏 祭文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與海隅將一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景即

采薇高歌藝文類聚作慨忘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

夫史記伯夷初齊孤竹之二子父欲立叔齊父卒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武王滅商二子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波考我... 考命之... 哀矣... 歸... 矣... 而... 矣...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爾物皆非哀哀箕子
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感箕子朝朝過故墟
傷之作歌曰黍秀漸漸兮不黍油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方殷民謂之皆為不黍東坡曰黃史述九章夷
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固識其意也
王應麟曰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並命絕景窮
居述箕子云陶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
水之言尚木槩海之喻羊深痛切讀者不之察耳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
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鮑叔進管仲任政於

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叔不以為吝知時自利不利也吾
嘗為謀事而更窮困叔不以為怨知時自利不利也吾
吾嘗三仕三見逐叔不以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敗叔不以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不死叔不以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
耻功名不懸於天下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
下不為多也管仲之賢而
多鮑叔能知人也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已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
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有遺腹生男公孫杵曰與程嬰謀取他人兒匿山中
嬰出誘告諸將趙孤殺杵與孤兒而趙氏真孤乃
在嬰處與俱趙十五年因驚厥之參晉諸將而見趙
孤與反政屠岸賈滅之趙孤武能立嬰曰下宮之難
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我將
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一遂自殺

七十二弟子

拘拘舞雩莫曰匪賢
日月共殫至言暢由才難
感為情牽回也早天
長年七十有七人皆異能
之士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多本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
逢世多疑懷沙一作非寫志感鵬獻辭楚屈原為上官子蘭所讒
以忠見放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
而漢有賈生馬名誦為長沙王太傅投書以吊屈原
有鴻集賈生舍賈生既以諫居長沙
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應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
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韓非韓之諸公子也
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
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魯二儒

易代隨時代藝文類聚作大蓋用易所謂隨時迷變

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介介藝文類聚作芬芬德不百年汗

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漢叔孫通說高帝微魯

魯諸生三十人魯有兩生不肯行謂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不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無汗我通笑曰若真堅儒不知特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與其弟子為繡葛習之葛章之論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

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
人黃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儒夫箕子云去鄉
之感猶有蓬蓬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
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由是觀之則淵
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
悔者豈非以取事二姓而然耶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遠藝文類
聚作達多

端作皆同皆為我歛轡竭來獨養其志獨一寢跡窮
作閒

年誰知斯意長公張摯事注見前春按藝文類聚隱
逸部贊類載前卷周陽珪贊并此夷齊

曾二儒張長公三章皆作贊曰此
蓋後人所謂史記述贊之類者也

桃花源記

并詩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
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
帶鈔鐮溪周回三十有
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漁人姓黃泉
名道直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

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

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

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

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曰桃源

記言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此一人一一為

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精明其尤也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返至其家皆出酒食停

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

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

劉子驥高尚士也劉驥之字子驥聞之欣然親往未果

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憇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一作黍春蠶收長絲秋熟靡

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

新製一作裳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

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唐子西曰唐人

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曰雖怡然

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叶居

舊注云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竒蹤隱五百韓

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慶善曰自始皇三

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

年胡亥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

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帝寧康三年通五百八

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

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要之六百年

為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丁亥

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轉
改為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
人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

外計切魚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古契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

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

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

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

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

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醴而溪中多狗杞根如

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

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

奪之場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胡

子曰東坡此論蓋辯澄唐人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胡

詰劉夢得韓退之諸作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云

一來種桃不計春採茶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

隔知有父子無君臣與東坡之論合洪景盧云陶公

記詩不過稱賞仙家之樂惟韓公謂渺茫寧知偽與

真云而不及作記之意竊音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

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刻裕托之秦耳胡仁仲詩大

畧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偽不考貞先生高步

睿未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窠

海島風塵斯說得之吳傳正詩話曰古今所傳避秦

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似異境初界神

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有似異境初界神

與子儼等疏

論哉頗與前輩之意相發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

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与春按孔叢子孔子四友回賜師由非發斯談皆

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

十而窮苦每以家故東西游走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當作年過三十

千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

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存其德游於

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

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閒十年矣尚

何游宦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儻

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

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孺仲當作儒仲後漢王霸傳霸字儒仲又

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

孤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邵功曹子伯

遺子奉書於霸客去而父卧不起妻恠問其故霸曰

向見令孤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

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

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法良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

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子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遂共終但恨隣靡一仲

中無業其廉述名蔣元節之

去充州還社陵刺棘東門台中有二途不出唯室無

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韓法錄

萊婦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併於萊山之陽或

王曰守國之孤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

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雖終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

諾王去有間其妻蒸黍挾新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

車跡之象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寸楚國之政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

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

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

不能為人所制棄而而去老萊子遂隨其妻而隱

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比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業少蘊雜書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但能

鐵離縷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開

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少學琴書偶交閒靜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憺然有

喜言言五六月中比窓下卧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

人此其平生真意及請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云云

時還請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自是傾倒

所自借書於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

可及人誰無三閭屋夏月飽瞻讀書籍木蔭聽鳥聲

而惟淵明獨知為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

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耶

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緝求在昔眇然如

回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

恐大分將有限也分扶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

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

作不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注

前歸生伍舉班荆道舊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

也伍舉以王子牟故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

必復子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

對曰舉今在晉晉人將與之縣若彼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生子木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注聲子遂能以

敗為成

因喪立功

他人尚爾

况同父之人

哉容齋隨筆曰陶

淵明高簡間靜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筆瓢羹

空研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

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語子儼

等語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

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况

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

三此兩入類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一
皆異母爾當作七後漢韓韶傳韶子融字兄弟同居至于

終元長沒齒濟北北音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
無怨色晉書范純字稚春奔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

其慎哉吾復何言東坡和陶詩引曰吾於淵明豈獨

明告儼等疏申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

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

師範其萬一也劉後村曰上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

喪撓敗其天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上餘日步

世故餘皆高枕比窓之日無榮惡乎無得惡乎喪

此其詩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

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微過嶺愧更

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皆倦於淵明未知

淵明果可否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迷酒荆軻詩

外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者其責子有詩

與子有疏志無之同若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

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媿焉忘

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歲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

降而有斯人者乎趙泉山曰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

過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

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

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

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踈

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

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晉謝玄傳痛百慈妣嗚呼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

常情作迫非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髮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

恭鮮言聞善則樂笑切一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

閨可象可做我聞為善慶自已蹈彼蒼何偏而不斯

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先

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

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

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

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

侍榮榮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蒿里墓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

爾雅下永寧右土右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

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

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

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

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則厲樂勝朋高

好是文藝送送帝鄉爰感育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

淙淙懸瀟水暖暖荒林晨採上藥夕聞素琴

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
奄與世辭長歸高里遠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
父則同生母則從母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相及齒齒
齒長則與齒同音也家語曰男子並罹偏咎
冬無緼褐夏渴瓢漿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之
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
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實彼衆意每憶有秋
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
史切居靜月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

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

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育育

我行旨鳥丁切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家語孔子在宋

擗三年而不成儉笑王孫漢書楊王孫病且終令

然曰若是其靡也吾真為布囊盛尸入也七尺既下從足引流其囊以

身親土事見前注後漢張真遺命奢非晉文儉葬王庶無咎咎

月遂過禮庶人懸封匪責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

死如之何嗚呼哀哉此文乃續前文出妙語於續息之

生之葬哉

陶靖節集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靖節集卷之八

何孟春注附

四八目

集聖賢群輔錄上

明由曉升級

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

必育受稅俗

受賦稅及

施為成博受古諸

古諸侯也隕丘立

一作受延嬉興也主

錄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

出天所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

一作

主化俗

除災日為民

烏明主建福福利也規

默主災惡

災為惡也

紀通為中職

內職也仲起為海

陸主平地也兼陽侯為江海主作江海事一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二安職不及遂人故增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天老受天籙籙天教五

聖受道級序也知命受糾俗糾正窺紀受變復有能

補復也地典受州絡絡維也力墨受準斤準斤非事也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

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木正該金正脩熙正熙並水

右少昊四叔謂其後子孫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為勾芒該為葶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窮蔡見左傳蔡墨辭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對魏

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向龍為后土此

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

義仲春義叔夏和仲秋和叔冬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

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四子為之官又

伯夷為陽伯樂舞義仲之後為義伯樂舞

棄為夏伯樂舞義叔之後為義伯樂舞

歌曰一系為秋白樂舞祭叔之後為和伯樂舞

朱華一系為秋白樂舞祭叔之後為和伯樂舞

歌曰垂為冬伯樂舞行鳳一羽齊落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

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下有五祀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尚書大傳

謹堯下之民謂之渾敦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矢鯀顛氏不才子檣杌三苗下之民謂之饕餮

右四凶

蒼舒 隕鼓 檮杌 大臨 龍降 庭堅 皋陶字

仲容 叔達 社稷左傳注此即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杜云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爾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十文

八年季文子使大夫克云云舜臣堯年八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

作朕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教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漢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雄陶一作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云不訾秦不

虛或云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敬云堯

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孔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

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東方朔七諫注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

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尚

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盡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闕天 左傳釋文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闕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呼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丘亦得四友此

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孔叢子文王有胥附奔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騶

右周八士見論語 周八士皆在虞官即伯賈達以為文王時鄭玄以為成王時也 宣王時又周書注

武王賁臣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邲叔處 康叔封 後封聃季

載 一本無邲叔處有毛叔開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

記按應子原每不在列傳以原解為文天昭謂系失載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閔公

太蕪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姬母理孔子

謂婦人羞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治字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大夫冉贄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馬乃子曰古有五王之相廼謂之

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晉臣司空季子曰季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文公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見左傳晉大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杭鍼虎

右三良子卓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

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事在文公四年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粦子產賦隰桑子國

子公孫段賦桑扈子豈伯有賦鴉子良子孫子

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印段賦蟋蟀子甲孫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

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

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

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趙文子

過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既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襄公七年又吳質

書云趙武過鄭士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穀子首子孝伯叔孫得臣莊叔子成子

武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干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

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襄始為卿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為卿

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為卿魏多

襄子魏絳始為卿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為卿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國淳

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

儀封人 荷蕢衛人晨門魯人楚狂接輿魯人長沮

桀溺 荷蓀魯人丈人並魯人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一作伯

注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三賢詩曰洋

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成書名詩曰洋

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成書名詩曰洋

西序者七日

德行顏淵四閔子騫道冉伯牛言仲弓言宰我

子貢賜木政事冉有漆季路仲文子游言子夏

商

右四科見論語世所稱十哲者左

子張為十哲

顏回 子貢 子張 子路

左孔子四友文王有管附奔奏未後禦海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馬

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

之士曰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
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
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

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

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失六子自厲也見尸

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

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為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徒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十乘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賈誼曰四賢皆明智而忠信

而游飲者以四豪為稱首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酈文終侯沛蕭

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春子元案

垢曰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爾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而將之群有策焉而我不能之其不能之能必自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

操將擊烏桓諸侯恐劉備誅劉表以襲許郭嘉曰
表才不足知備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不為用於是操行張疑操既此備誅表襲許表果
劉備若備不足禦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問表卒
禦曹公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問表卒
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畏
寄寓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畏
子說備火換其象與共始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
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
也操遣錄向漢中劉璋聞知內擢用張松計使
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部曲
遇之則不滿其心欲實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
客資泰山之安則主自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
特清刺已亦諫曰備誰人入必為害若使備訓張
魚是安於山且也璋並不從嚴顏曰此所謂
幾虎自衛者比不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
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為手人之有才者豈焚不
加其人者之所能節人不有以高乎其人表易能
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豈非負英雄哉

園公陳留志如園名秉字宣明陳留綺里季夏黃

公齊氏諸姓崔名廣字少通用里先生音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三輔舊事

博士碑於上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或在見漢

書及皇甫謐高士傳子元案垢曰四皓名載史記

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

傳作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夏用里先生以夏字

屬黃公按陳留志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

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

又云黃公對人避秦與東園公綺里季夏用里先
生隱於商山然則黃公對人耶志又云對人之大隱
其故鄉耶四皓隱商山故地然則公既出而歸而歿
豈避秦地哉黃公使誠勤人欲避秦決無反近秦
理今商山下有四皓墓真為不可知而况近秦

有大隱者乎史記留侯傳
有四人逃匿山中云侯傳
太子書單辭厚乳迎此四人
之於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
下有四則彼四人者不宜皆
廷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
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死葬
經商山有詩云不可識安
依人問世已疑真偽地
下誰能訪是非謂此

太子太傅疎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為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

退以元康三年告太子少傅疎受字公子唐兄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受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見漢書

重合令子與居宋櫟陽令子羽居東東海太守子仲

居居兗州刺史子明居西潁陽令子良居遂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

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兩龔傳二人相友並

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法
言曰楚兩龔之樂其清矣乎

沐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二唐

北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明終傳兩龔皆以

世後皆仕王莽龔左思曰二唐繁已乃點乃汚

阿侯王譚 成恭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當作曲

陽侯王銀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平三帝河

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為賓客時人

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

門也見漢書護傳言其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後漢書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

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逢萌傳萌與同郡徐房

友善此云徐房字平原而李子雲不言何郡
李蓋平原人以平原為房字者殆傳之誤也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之四

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挫廉逃名將元

卿謂之二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逕不

出上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陶靖節集卷之九

柳何孟春注附

四八目

集聖賢群輔錄下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屠平忠
 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肥東剛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 將軍
 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
 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



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 彤字偉君 東郡

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滏陰

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郎陵縣侯潁川成

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邊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

軍南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侯靖侯南陽

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巖 衛尉安城忠侯

潁川姚期字次况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

卿 捕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

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

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

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

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

衡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二十八將 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

曰中興三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成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

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

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馬異朱祐祭遵景丹蓋

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

王霸任光李忠萬脩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

及此所序中間多不合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也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子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魯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審有

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

漢書及善文後漢書列傳帝高融功封安豐侯遂

成義侯史苞為褒義侯庫鈞為輔義侯辛彤為扶義侯

大鴻臚常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陸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處丞

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後漢書有常處傳

光祿大夫周舉後漢書有傳字光祿大夫杜喬傳字叔榮

河內人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樂巴齊人青州刺

史馮羨 兖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

史張剛唐字文紀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厝

遣八使皆選素有威名者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

八使見張璠漢紀後漢周舉傳舉為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

刺史馮羨尚書蔡巴侍御史張剛兖州刺史郭遠
太尉長史劉班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於是八
俊張翊傳事在漢安元年

平輿令常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
民立祠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建為縣丞

官致其歸時公府朝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學不好
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求祭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以是
喪去官比辟公府不難廣都為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常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
號常氏三君見京兆舊事後漢常處傳載義即處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為司徒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乘
兄謂順豹而不載其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為清河守也

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為公賜子處字文先以太中

右楊氏四公弘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
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范曄論曰楊氏

幸相信哉積善之家必存餘慶先世常平方之莫矣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為司徒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為司徒湯子逢字周以屯騎

司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為

右袁氏四世五公汝南汝見續漢書華嶠曰袁公

帝室引義推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
信輸人於臧六仁心足以羣

不亦宜乎又曰東京揚氏袁氏累世幸在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責不及揚氏也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蕭著字休明

袁閎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大彙字子

雲 山與前李曇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大傅汝南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

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後

徐祥傳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七疏薦祥等德行純備皆一人號若使擢登三事協亮

天工必能翼宣感大德也日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纒備禮殿之莊不棄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鄒備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俵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

版未行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俵妻於柩側下帷

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

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

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 太

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 中

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天下德弘

右三君 君者言一之所宗也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模楷司空山陽高

平王暢字叔茂天叔茂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

甫天下周甫輔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沛國潁陰荀

昱字伯脩天下好交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天下才英趙

謂趙典名見而已蓋未考乎此也

右八俊俊者言人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雍太常陳留圍

夏馥字子治天下慕恃尚書令河南鞏尹勲字伯元

天下英藩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清苦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天下金冀州刺史陳

國項蔡衍字孟喜天下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

肅字恭祖天下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天下

通儒宗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刻有范滂顧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衛尉山

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忠烈太尉掾汝南細

滂字孟博海內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有海內洛陽令魚豎孔昱字世元海內才珍

漢書云太山太守渤海童合范康字仲真海內真彬

太尉掾陽棘陽岑暉字公孝海內珍好鎮南將軍

荆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石八尺後漢書無范滂有濯超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少府卿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即後漢書作王章

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備整善書北海相陳留平丘

秦周字平王海內真良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字

季皮海內珍奇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

相異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依怙陳留

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荆州刺史山陽

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引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厨後漢

書無劉翊有劉儒厨者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

俊錄黨錮傳云桓靈之間主荒政謬正直廢放邪

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大丘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後漢陳寔傳寔有子六人紀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往

之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太厨河南杜喬字叔榮後漢杜喬傳喬字叔榮

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為

邵功曹立朝正大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方亮

前珍細裸形宋司馬為石椁中時服無棺而學取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覽群籍無好黃老

十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瑗清秀出羣亮無倫

社稷機事不密為群邪所害臣太尉沛國施延字君

子國狀延清公蔡白進士許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狀

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非司隸沛國朱

寓字季陵一名詡右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無

後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大

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

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

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群公印校咸大人司空清

也或遺集奏或親候從濡林歸伏案恆篇籍司空清

河房植字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較忠正歷位州郡

文相魯晏嬰在齊清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稟

立性純固事親至孝王十而慕學綜四海太尉下邳陳球

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孝盡中年司空山陽王暢字

叔茂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

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

州郡表其門間徵聘不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

忠直閭門孝友臨大司農北海鄭玄成海玄舍

此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徵士樂

安冉璆字孟玉狀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

仲陳仲舉季元豐陳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嘗

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與惡直醜有道太公身才三

林宗州即器量弘深孝友貞同名布華夏學冠群儒

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狀穆中正嚴格有才數

和宥必子然之風上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

高亮幹輔國朝忠蹇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狀稚妙

正直之節攝於京師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狀稚妙

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度遼將軍

養志浩然有疾齊之高蓬伯王恣舒之術度遼將軍

安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

谷敦樂
詩書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

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為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

一人為却辭不受願徙居華陰故始為弘農人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

續漢書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三明云

常權字孔衡權弟璣字孔玉璣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常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

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帝二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也

六十緄弟靖字叔慈高士傳或問汝南許劭曰外朝

叔慈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靖弟燾字慈元舉孝廉

燾弟汪字孟慈昆陽令汪弟爽字慈明董卓微為平

勳司空出自巖數九十二爽弟肅字敬慈守舞陽令

肅弟真字幼慈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穎川荀季和荀淑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為

穎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

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者舊傳稱孚

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孚弟恪字允

讓 恪弟達字義則 達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

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表狀及

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

穎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

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濯世一云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靈桓之世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州刺史上計掾長弟五巡

字文休與元之字與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上計掾

杜陵常端字甫休位至涼州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先和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群字

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

李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魏武為丞相辟懿與太子

庶子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

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

冲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世號

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竹林名孫

統又為讚宋顏延年五子詠述七賢

吳範相風籙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術多效

惇字子仁平原人事孫輔以趙達筭

立成對問若神皇象書

也嚴子卿其子卿高尉峻

不與畫為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作蠅後張孤

城鄭姥相至師傳後為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錄載皇象筆及筆惇達八

陳留董昶字仲道琅琊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

字千里故云抑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

川庾敞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晉光逸傳逸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

屬輔之與謝鯤玩故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閑室酣飲已數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

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窻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不捨晝

夜時人謂八達據此則八達者無董昶王澄更數僧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子與焉故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裴楷字叔則徽弟三子晉裴綽

字季舒楷弟長裴瓚字國寶楷子中裴邈字景初

欽子太傅裴遐字叔道瓚子大裴康字仲豫徽弟二

左司馬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王祥字休徵晉太王戎

字潘冲父潭涼州刺史王澄字平子行弟裴緯女

導字茂弘從弟承相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王行

字夷甫父平北將軍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

玄字眉子留內史右河東八裴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世說裴王二

之世八裴方八王裴微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

方王綏裴緯方王登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

頴方王戎裴遜方王玄裴康兄

黎弟楷緯並有盛名又謂四裴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當作湛字處

冲湛子東海內史當作承字安期晉書自昶至承

以爲祖不及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

孫子不女父

也應官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坦之官中書令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

伯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侍錫

字世嘏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錫子光祿大夫又字

弘治晉外戚傳又字弘理襲爵公府祿賜丹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世

注中興書曰自王澤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

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此陶公自言所聞於世

傳聞于今群分如此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

橫兩客魯曾二儒史並失其父美操行之難而姓名

翳然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春惟古人行

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

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其出處行事為何

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溫之所遇彼

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蔡不

情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姓往難追失之孟

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

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

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吾

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

為善而已矣子元案垢曰魯子寢疾病童子曰華

而隘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顧曾元舉扶而易之

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季札去徐道傍有遺金顧

采薪者取彼金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采薪寧是

拾金者乎不顧而去崔杼弑其君邢蒯賈驅車入

死之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肯治焉可無

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童子之知也亦無

節也采薪者之廉也僕夫之勇於亦無

八儒

教本遠以然乎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大夫於此有一焉則可以垂榮譽矣今以童僕固士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焉標榜焉以自矜尚于世不又何歎也哉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紀綱之儒居環堵之室藁明圭竇齋牖絕摠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若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以傳書為道為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壽禮為道為恭儉在茲之儒仲梁氏得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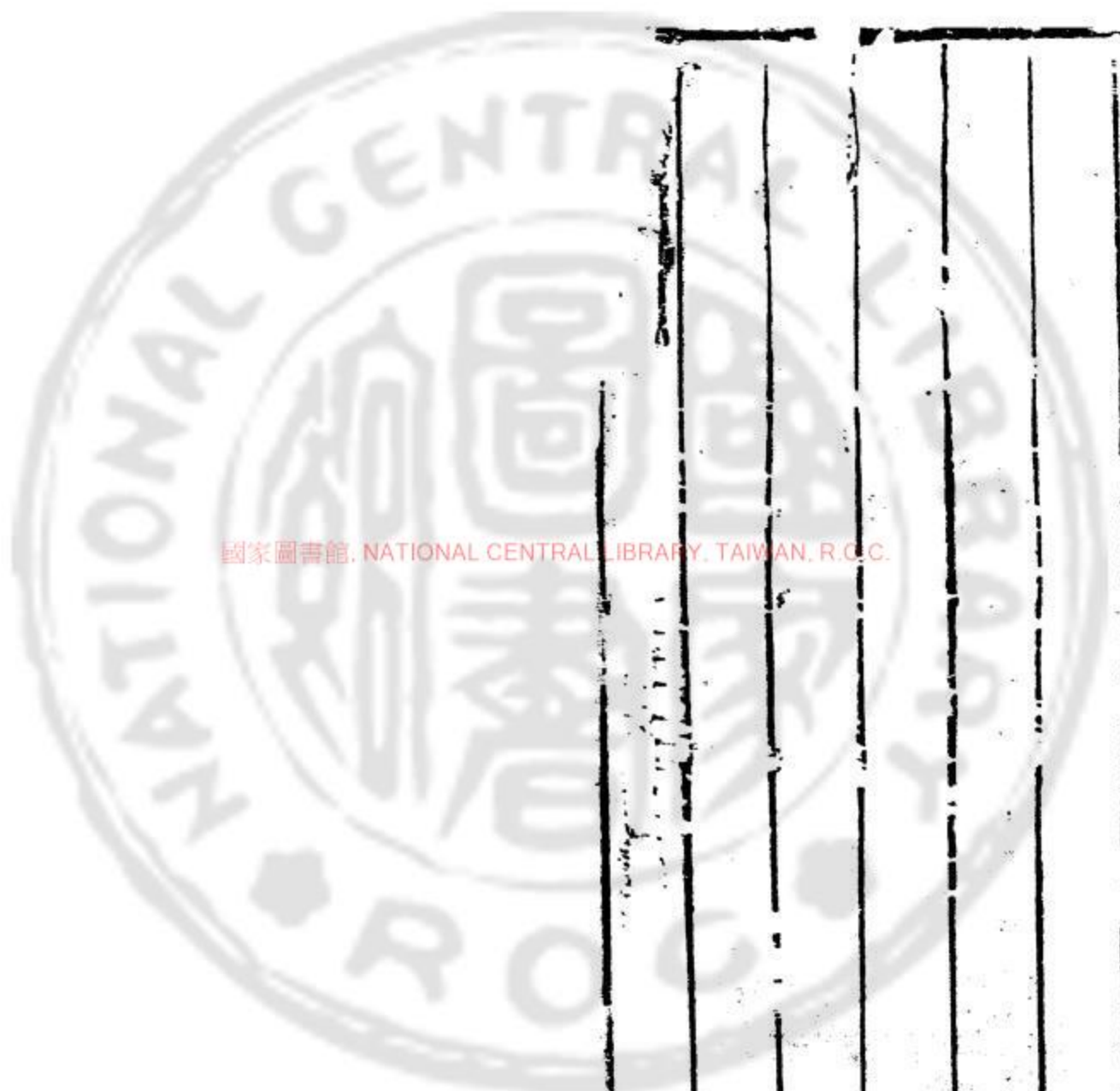
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
詩定之方中傳引仲蒙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止義春秋時魯有仲梁康故言魯人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魯家之事之儒公史失其名
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漢書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仁君顯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元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然惑者為之既失精微而後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詳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歸學慶衰此碑儒之患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忤於衆此宋鉏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以齒鄧陟子之墨
漢書墨家者流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然三老五更是以燕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非尚周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春按此載八端二墨出歸非子韓非子謂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二其言云云已上所載雖不盡同然大段錄之彼言者宋子京記集後云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高公本意四八日之末陶自為說曰書籍所載及於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即知其後之善惡矣此記春已具附錄而摘注于此以信其說云

陶靖節集卷之九



陶靖節集卷之十

柳何孟春注附

附錄

靖節陶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年撰宋書顏延年字

字延

夫璿玉致美作璿一作璿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

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

而至者物之藉也藉資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薄賤也

若乃巢由之抗行巢父許由皇甫謐高士傳曰堯時

夷皓之峻節伯夷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繇世

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一作其

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

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文選無有晉徵士

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王應麟曰頴延年謀

通鑑綱目所書同一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一作愈見其嘿少而

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片日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

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外傳齊宣王謂

田過曰殆不如宜王念曰易為大綱而事君對曰非

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

之懷後漢書庠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往

賤之辭去及義毋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

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灌

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劬締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審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

禮注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締蕭

而食者注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

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恬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

忘貧者歟莊子至貴國爵屏貴又有詔徵著作即稱

疾不赴文選春秋六十有三文選元嘉四年月

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一作柴近識悲悼遠士傷情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實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謚法寬樂令終曰其詞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物尚孤一作生人固介立也特豈伊時邁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茂彼名級睦親之行

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得黃金百斤廉

潔簡潔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

昨則異有一於此而兩文選作默置豈若夫子因心

違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文選注世霸謂當世而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

彛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欽進退可

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病免

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夫

適莊子知忘是汲沅舊嶽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

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史記

曰憲貧也人否其憂舌即不子然其命隱約就間遷

非病也

延辭聘非直也明一作明也是惟道性淮南子注道性無欲糾纏

流鸚鵡賦流而遷或推而冥漢報施惟武文悼

善人何知哉敦云與仁實疑明智文選注言孰云

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天蓋高胡嘗

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病一作疾

視化一作死如歸臨凶若吉樂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

告終僚向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一作節式遵

遺占占口占莫書此謂口存不願曹沒無求贍省計

却賻輕哀薄歛遭壞以穿旋葬而空嗚呼哀哉深心

送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昭伊好之洽接關

辭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晏私舉觴相誨獨正

者危至方則礙文選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

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發遺一作衆速允迓風

先蹶韓詩外傳草木根莖淺未必掇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微一作音衣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黔婁事見注展禽其

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康黔婁謚惠

嗚呼哀哉晉中興書載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常

極其思致謂此文也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統撰

梁書武帝子統字德施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

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

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奈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綰曰梁昭明

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

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為外祖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

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

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

名淵明元亮之字則未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

常此言得之矣馬晉書隱逸傳又有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類

潯祖茂武昌太守脫不群任真自得晉本傳此下有為嘗言三都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一本無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

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悟情去留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為州祭酒在晉安帝末年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桓

位故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

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首齊謂曰賢者處

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
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
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
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劉裕起兵詩女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為彭澤令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職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子奈垢曰蕭德施作淵明傳云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秫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為乎有妻子種秫之請耶容齋隨筆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畝種秫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歲終自免去職所謂秫粒蓋未嘗顆粒到口也悲夫
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晉本傳潛素簡貴兒本傳作人蓋晉人言語人多作兒桓温經王敦云
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晉本傳在義熙三年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
越古今而設施不少驟見其令彭澤也
伯辟舉授授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時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
徵著作即不就
野及周旋人羊松滋龐遵等或有酒

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家坐雖不請主人亦欣然無忤
酬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
觀而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

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

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一作籃輿既至

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晉書刺史王弘

甚欽遲之後自過焉潛疾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

不狎世因疾守閒幸非潔志慕声豈敢以王公紆軫

為榮邪夫不謂以為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誘君子其

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庐山乃遣其故

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酒便引野

亭飲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續平陽

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復弘從人脫履以給

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

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本傳文云弘要潛還州問其

所乘若云吾素无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於一

蹠者下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

山南陸倕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常送此二人與語道

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阜雜記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嘗酒若許飲

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憤眉而大柱

謂人曰令人類發深省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晉作柴桑
今與周續之俱隱柴桑遺民自許柴桑詩 淵明
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
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
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衷
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原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曰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

一面指畫結貨陶淵明真箇是此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後又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千金之

產弟死不葬并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

不延然卒藉漢感秦誅項以應其情然後無人間事

導引詳殺記意寄言將與占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知其心脚面自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

以晉世宰輔子孫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

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驟見而其高情逸想

播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

之大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去之所

在倦倦如此是以人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言語之

妙乃有可謂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

不若王維諸光義之詩非不簡然青遠也然一失身

於新莽雖山之朝則其平生之功辛勤而僅得以傳

世者適足為後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羣時年六十

人嗤笑之讀耳

三解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

年卒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

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諫皆云年六十三

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續云先

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証則先

朱子曰

晉宋人

不愛千金之

命

相期於

元亮自

高情逸想

莫能及也

蓋古

大倫大去

之所

高言語之

節非

然一失身

僅得以傳

會羣時年六十

讀耳

三解寬曰

靖節先生

以義熙元

年秋為彭

澤令其冬

年卒是為

復原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

一面指畫結貨陶淵明真箇是此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後又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千金之

產弟死不葬并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

不延然卒藉漢感秦誅項以應其情然後無人間事

導引詳殺記意寄言將與占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知其心脚面自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

以晉世宰輔子孫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

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驟見而其高情逸想

播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

之大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去之所

在倦倦如此是以人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言語之

妙乃有可謂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

不若王維諸光義之詩非不簡然青遠也然一失身

於新莽雖山之朝則其平生之功辛勤而僅得以傳

世者適足為後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羣時年六十

人嗤笑之讀耳

三解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

年卒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

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諫皆云年六十三

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續云先

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証則先

號靖節先生春按此傳不創自統考統所為集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常聞田水聲倚杖

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

棘此水過吾師文人矣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

多以春林米雜投之曰少延清歡又云淵明日用

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

何以克腹淵明別傳今無聞春謹採所載於散錄

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擬誤後生趙岵與賓

律始實容齋之說

白樂天訪陶公舊宅序予夙慕陶淵明為人性歲

渭川間居嘗有效陶休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

垢塵不汚玉靈鳳不啄羶鳴呼陶靖節又題此詩云

問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

同飢寒傷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更不起斯

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

目想心奉卷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

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

籜利老死此丘園榮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

籜下菊但餘墟中烟子孫誰無聞族氏猶未遷每

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困學紀聞未文公曰陶公

栗里前賢題詩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愜今考魯

公詩云張良思報淵明奕世為晉臣自以公相後

生悲掩紳嗚呼陶淵明奕世為晉臣自以公相後

每懷家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手持山海

經頭戴漉酒巾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

不記集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撰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

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

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

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

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
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
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勞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
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老子禍兮福所伏亦慶弔之
相及尸子者在者駘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
士競之若洩尾閭莊子注尾閭東海水洩處王之在山以見珍而
終破高士傳齊顏蠲曰王生於山制則蘭之生谷雖
無人而自芳說苑孔子曰芝蘭生於故莊周垂釣於
濠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伯成躬耕於野莊子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而禹伯成子高見之則耕在野問之耕而禹伯成子高

傳安則生却却阜 或紡江南之落毛列女傳老萊子

南而止曰鳥獸之 譬彼鴛鴦一作鴛豈競為鳴之肉莊子

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仰而視之曰赫猶斯雜縣寧勞

文仲之牲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臧文仲

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

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

其言豈不痛哉漢書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左傳

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霍侯駮乘禍

起於負芒漢書宣帝初立大將軍光乘上置之若

萌於藜乘霍氏之禍饕餮食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

汾陽之心

莊子堯治天下之民乎四海之政往見四

馬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

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有道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

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

而謁帝

漢書晉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宣或被褐而

負薪高士傳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中

取遺金遺金顧而曰取彼金公曰吾被裘而負薪豈鼓枻清潭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漁父過

不復與言棄機漢曲莊子貢曰有樛於此鑿木為機後重

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

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

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

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

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

孰能如此乎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

之不若蕭統云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

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日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

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

端漢司馬相如傳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司

之於節儉此亦如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

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惜哉亡是可也東坡曰淵明作
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周南與屈
宋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誡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拜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
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大可以立
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
柱史老子嘗為此亦有助於風教也朱子曰陶淵明
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
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
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
掩如柴木之愛逝水之歎也曾士之
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矣
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
雖其遺榮一得喪豈有
悲涼感憤非無意世事者哉

年獲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奉奉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給食薇
飲水之言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
耳淵明之志若是以豈毀舜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
日語乎春按以靖節為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為之
辯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與未可輕
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云朱子嘗言陶詩節
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孝古而卷
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
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透有所照也

北齊陽休之序錄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徃徃有奇絕異當作
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
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
統所撰八卷合序自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

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朝宋丞相私記

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比齊為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章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

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為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為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為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為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即知其後無餘事矣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即其疏所開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此一條既無後說益知贅附之妄、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類
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
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二卷蓋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
籍志潘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潘
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書目有潘
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
書其次第最倫貫獨四八目
後八儒二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書靖節先生集後

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
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
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寔訛復多脫落後人
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梁本以事讎校
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泊四八目

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為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
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判定之本於疑闕處
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于正集外
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

日思悅書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半南為靖節年譜張
演季長辨證之及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

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末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
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春按思悅曾季狸詩

詔載足虎丘寺僧治平中編補明集已說見前吳
仁傑所為年譜張演辨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左傳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後有記者云靖節先生江
右也則求為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掛冠而歸此所

以多淵明設使詩文不工猶當敬愛况如渾金璞
者王前賢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

者因錄于本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月日記不著

名氏世本李公填注此不知公漢之所載者誰歟
按昔溪魚隱記其家藏清節集乃宣和壬寅王傳
良知信陽日所刻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
今詩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有如一作亂
禮一作禮之類復有字畫近似傳寫如車鈞
為更鈞曼容為曼容之類凡改正一百一十有六
字謹此序其書實刻在前記前文獻通考載靖節
詩註四卷番陽湯文清公漢撰自叙云陶公詩精
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
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一為但擊震盪之舉又
一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
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跡三良而發諫所謂無已
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
已平生危行台遊至迷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
亂以硬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
深致意者這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使人增欷而累
歎也余竊窺其旨因如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它
篇有可以發明者竊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
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
惡山之所以有猷夫也世上負朱博事豪侈而高

談名義自方古人余未之信也今不見其全書吳
草廬文集有陶淵明集補註序云子嘗謂楚之屈
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
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曹時也不同而其心
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只珍
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珍魏者孔明也雖未
能盡如其心然亦畧得仲其志願矣靈均逆觀
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
也畧仲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其死
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忠言以泄也憤此予
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
辭非籍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
悟者尤鮮其泊然冲淡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
惘然惑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
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詹苦楚因湯所注而
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
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
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
倘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

不忍見楚之先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
若麟補注出近世而春亦未之見據吳此序其
書必有可取故附於此庶與博洽有所考焉

集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
不多然質而實絳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
人皆莫及也捫蝨清話曰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
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
詩類似枯淡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又曰詩所貴
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它韻而已又曰詩所貴
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大淵明
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
中邊皆甜人人食五味知其甘苦

邊者百無一也

休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
質勝文則野蓋詩非大不腴非質

不枯能始駛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
自長風人以求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黃山谷曰血氣方剛時讀淵明詩如嚼枯木及綿歷

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
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

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持

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嚴滄浪詩談曰
漢魏古詩氣象

混沌難以向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也塘生春草之類謝所
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
耳許彥周詩話曰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
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
比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

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害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直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西清詩話曰淵明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翰之

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山谷詩話曰陶詩清澹

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為近然以子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樂道而語不近子厚氣懷然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相似也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與其憂悲進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自樂天似能脫徒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採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詩貧士責子與其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

情但不文耳

雪浪齋日記曰為詩欲辭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

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謂

王

維常應揚也

楊龜山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淵曰古今詩學冲澹間遠惟陶淵明為難到

未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

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

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韻語陽秋曰陶

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林心剡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橫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紉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不足進矣

今之人多作拙見詩而自以為平淡澹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人適性情猶欲到平淡苦辭木圓熟刺口劇菱英言到平淡處其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善矣

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局促塵埃無由到古

人佳處又曰常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

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奇常則自在

陳后山謂古不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而海菴之言又如此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

自天其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又曰李

白鶴下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以陶與李杜一言之少陵不能

無愧而况
倦骨仙手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

辭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西山此論專陶至矣然淵明實不以此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

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

之名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

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

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

悠然自得之趣則求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

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不牽於物吟咏

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

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

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

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

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

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黃徹碧溪詩話曰淵明非

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難其所以

愁憤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足以

識之哉厚藝圖折中云陶淵明詩如逸鶴住風間

自如薄劉後村集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住風間

雲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地間之有醴泉慶

也松石軒詩評曰陸潛之作如青闌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終可與其絮而隱顯未齊厥欣猶帶直適乎此而不能忘乎彼者耶

公自三代而下為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尚論其人之為伯夷為黔婁為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為述作家也是故余重為數比之舟中無事記憶

凡聞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欽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若畧備矣無竅余序為也是故識之止此正德戊寅良月望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燕泉何孟春謹識